



人间春色浓

■ 安徽合肥 汪亭

阳春三月，细雨濛濛，似针线、如蚕丝，将春色从人间唤醒。

缠绵的雨是春之伴侣。点点滴滴的跫音踏过青草，掠过山林，叩开大自然的门扉。

行走乡村，宛如行走在幅水墨画间，山野村庄淡妆浓抹。山前白鹭飞，溪里鳊鱼肥；斜风细雨中，山花开葳蕤。

乡村的早春，仿佛一夜醒来。解冻的溪水，从山脉汨汨流出，缠绕村落，流淌田野、湖泊。春江水暖鸭先知。寒鸭在池塘小河破冰时便早下水打蹀躞戏，一圈荡着一圈一圈的漪澜。

农舍屋檐下，燕子衔泥草、筑新巢。院墙红杏在人们的视野外，悄悄被晚风逗笑了。正当游人蓦然回眸时，已有一片片笑靥纷飞零落，瓣瓣如蝶。

还有浣纱女们，石板桥下清洗青衫，纤细的手指最先触摸春天的皮肤。老黄牛田间拉犁翻土，桃花开满山林，粉红一片。好一幅秀美的风景图。

多少名句绝唱温婉了乡村的灵气。最先喊醒乡村春色的不是花草、蜂蝶，而是文

人笔下的诗词歌赋。

梅花当仁不让，是诗词歌赋中最得宠的报春花，是冬留给春圣洁的礼物。朵朵精致，枝头开雪，白的、黄的、红的，把藏匿一冬的绚烂抢在百花之前绽放。暗香浮动，摇曳生辉，恰似一支婉转柔情的歌，将春天唱响。

读柳永的词：“园林晴尽春谁主。暖律潜催，幽谷暄和，黄鹂翩翩，乍迁芳树。”让人不经意误入乡村阡陌。杨柳岸，新芽将发。长堤复短堤，浅草没马蹄。

晴朗春日里，微风亲吻着大地和牛羊，孩子们穿梭田垄花间。田野上空，几只纸鸢放飞，有蝴蝶、小蛇、燕子。早春三月天，陌上谁家年少，只看晴空纸鸢多少。

常年居住在一楼更比一楼高的都市，灯光充当太阳和月亮，人们的服装便是四季的符号。入云的高楼，不仅锁住了季节的脚步，也淡去了人们心底对时令的感知。

漂泊城市，遥望回首，只有在山村、在童年，才能看见春天的模样。人间春色在山村。有空了，就去乡村走一走。闭上眼睛，你都可以嗅到扑鼻的春色，仿佛软玉生香。

春来荠菜饺子香

■ 江苏南京 吴晓波

在老家，开春都有吃荠菜饺子的习俗。

刚过完年，家家户户都还剩下几块腊肉，田间地头天然野生的荠菜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蕴藏，正好叶肥汁嫩、芳香味美，来了客人，吃上一顿荠菜肉馅饺子，在八九十年代的乡下，无疑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。

荠菜又名地菜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贴着地皮生长的草本植物，大多零零星星长在田埂荒滩上的草丛里。挑荠菜需要眼神儿好、腿脚快，是最适合孩子们做的一道活了。小时候，母亲总是把挑荠菜这道活交给我来完成，我也乐此不疲，一来可以一饱含着初露的春光，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尽情地撒撒野，听一听鸟鸣的开春宣言，看一看小草们站在坡上活动筋骨；二来想着又可以吃上母亲包的荠菜饺子美美地打个牙祭，手上的活儿更快，一篮子荠菜很快就挑好了。

把挑来洗净的荠菜交给母亲，余下的工序就全是母亲的了。先是把荠菜放在热锅里脱水，然后揉成团切成丝，挑一块七分三分瘦的腊肉洗净剁成小块，与荠菜混在一起搅拌，和上油盐酱醋等各类调料，再加上几颗炒好的鸡蛋，包饺子用的馅就全备齐了，这仅仅只是开了个头。早年包饺子用的面皮全靠手擀，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。父亲虽然有力气，但擀面的火候总是掌握不到位，擀的面皮不是厚了就是薄了，母亲总是不满意，这道活就当仁不让地落在母亲肩上。

和上一大盆面，母亲不紧不慢地揉，一会揉成一个硕大的白面团，按分量均等切好。在小方桌上撒些面粉，一块面团被母亲用擀面杖前一下后一下，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一张又圆又大的面皮，再用刀切成小块，包饺子用的皮儿就有了。来不及擦拭一下额头上的汗，母亲又快手快脚地投入下一道工序，上馅、蘸水、按压一气呵成，一个个长着大耳朵的饺子在簸箕里飞快地排起队。等我在灶下把一锅水烧得上下跳跃，母亲一簸箕饺子包得也差不多了。

母亲把包好的饺子赶下锅，饺子先是沉在锅底，经不住火力，又全浮了上来变大变白，等再煮上个五六分钟，盛在碗里就可以开吃了。我们兄妹几个肚中的馋虫早已被勾得流出了嘴边。

荠菜饺子美就美在一个色香味俱全。轻轻咬上一口，荠菜晶莹剔透，鸡蛋蛋黄通透，腊肉圆润光亮，没有入口，光看也让人几分醉；荠菜与生独到的香更是沁人心脾，正如乡间许多事物一样，找不出好的表达辞藻，却总令人难忘和回味；等狼吞虎咽、三下五除二吃下两大碗，满屋打出的饱嗝味道也是鲜美的。

在今天的城市餐桌上，也能吃到荠菜。这些离开乡野从大棚里走出的荠菜，失去雨雪冰霜的砥砺，早已没有当年的味道，仅是以一种模拟的形式，把我内心深处的乡愁撩拨得更加激烈。

韭唱春深念故人

■ 江苏仪征 王晓

“三月韭，绿油油；叶叶肥，人人啾；唱春光，喜心头。”故乡的孩子，大多会唱这首和韭菜相关的儿歌。

一位朋友开春上班第一个休息日，回乡下看父母，顺便将父母吃不了快浪费的蔬菜带回城里送亲朋。一众蔬菜上了他的朋友圈，好奢华：莴笋饱满如臂，不像外地高杆伶仃，糙得很；药芹浓绿如簪，不惨白凄惶，能隔屏闻香；青菜乌得发黑，纹路纵深，不用担心农药超标；最是一畦矮韭菜，肯定上过鸡粪，壮实得很，叶短根红，才一拃长，头刀韭，爱死个人。

乡下，我的院子里也有块地，长着几样懒菜，韭菜青菜必须有。惊蛰过后，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往上长，肥嘟嘟憨态可掬，赏心悦目。我脱去职业装，换上旧衣衫，早晚刷牙，中午吃饭，都喜欢蹲在菜池边上，看初崧向堪把，时韭日离离。有一天在古诗中遇见沈约，哟呵，这人怎么跟我一样，喜欢对着菜园子望呆，还特别喜欢韭菜。望望不过瘾，一时兴起，握锄执锹，除草施肥，做回农民。

这几日，韭菜跟着气温悠然伸腰长个，几日不见就蹿上去一截。夜雨剪春韭，春风吹又生，韭菜吃的头和尾，说的是头刀韭和末刀韭菜的诱人。春初早韭，秋末晚崧，赤米白盐，绿葵紫蓼，粗茶淡饭里，自有清雅。受朋友和古人的蛊惑，当晚，我也吃了我的头刀韭菜，除了油盐，什么都不放，碧绿的汁水溢出盘沿，太嫩，吃出甜味，不是若有若无，是清甜可人，阳光雨露的味道，甜得人心情愉悦。

我对韭菜最深的记忆，来自我的外婆。外婆住在一条小河南面，大门一推，就是田地。儿时，每年春三月都要去看外婆。说是去看外婆，其实是嘴馋，想外婆摊的韭菜饼。第一刀韭菜总是留给我们，母鸡生的蛋也聚在瓦罐里。割一把韭菜，切碎；磕两只鸡蛋，搅拌；再加面粉、盐粒、水，搅成稀糊糊。铁锅烧热，菜油刷锅，葫芦做

的瓢舀一勺带韭菜碎的面糊糊往锅里箍一圈，极薄，锅热，基本贴上去就熟，立马香气袭人，直往人鼻孔里、胃子里钻。

外婆右手拿瓢，左手转动锅里的韭菜饼出锅，这边出一张，那边又箍一张，动作极协调，好似率性的舞蹈。这样的韭菜饼，卷起来咬带劲，就稀饭呼啦啦两大碗，小肚皮滚瓜圆。咸头正好，不用小菜。那醇厚的韭菜香，带着万物萌生的生机和活力，还有春雨润泽脱胎换骨的新鲜，令人终身难忘。至味不是山珍，是清欢。最朴素的食材，最家常的做法。当然也有手艺高下。祖母和母亲也常用韭菜摊饼给我们吃，一次没有超过外婆。这是各人庖厨悟性的区别。

这两日，春天越来越像模像样了，走在路上，偶尔一抬头，就能看见一树花海，人和车也渐渐多了起来，庞然大物喇叭循环保播的流动广告车也能上街了，生活本该有的热吵模样。

我们的餐桌也要正常起来。下班后，我开始去菜场看看有没有提篮叫卖的，遇见喜欢的自然带上。第一刀土韭菜，还是让我等着了。买一把回来，当晚就为孩子们做韭菜摊饼，没有大铁锅，电饼铛也好得很。所有的步骤，都在回忆重复着外婆的一招一式。我想外婆，我想春天，我想那些有外婆的春天。是许多外婆这样的亲人呵护，让时令和年轮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深深的印痕，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我把思念融在韭菜饼里，孩子们吃得欢呼雀跃，尝到了春天的味道。新生的春天，应该在孩子们心中留下印象。让时蔬慰藉一下受伤的肠胃，是春天赋予母亲的使命。外婆是母亲的母亲，把双倍的爱凝聚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像稻草覆盖下新育的秧苗、瓜豆苗，安全踏实地长大。

外婆离开我们，已经二十七年了。这个春天，我很想她。

春雨情丝

■ 重庆 周丁力

在一场细细的春雨下过以后，你一定要去一次郊外，去看一看在春雨的滋润后，渐渐喧哗起来的山野。心情愉快地徜徉于春草丛生的小径，任偶尔飘来的、“如牛毛、如花针”一般的雨丝，将原野的芳香缝在你的衣襟上。然后，既可以采一束被多情的春雨点染过的五颜六色的野花，也可以采一篮刚被丝丝春雨触动过的水灵灵的野菜，兴致勃勃地归来。即使你空手而归，只要你敞开心扉，归来时，你的心里也会装满春天播散在天地间的喜悦。

一场美妙的春雨过后，一切都在高高兴兴地改变。你一定要去那一片新芽密布的林间，踏着冬天遗留下来的厚厚的落叶款款地走，在一种新旧交替的境界里，细细体味一些属于春天，也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与快乐情趣，并扬起一些有边际，或者无边际的幻想，交给下一场春雨哺育。

有的时候，当春天的雨丝渐渐

沥沥，在天地间编织出一张若有若无的丝网，你可以擎一把彩色的伞出门，去充分享有美妙的细雨中的春景，也让那些“润物细无声”的丝丝缕缕，滋润你的心田。在春雨细丝的编织下，你手中那把彩色雨伞，在别人的眼里，会幻化成一朵开在雨中的奇异的花，而伞下的你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那朵鲜花的组成部分。擎着那朵花，你可以在平地款款地走，也可以去到高处极目远眺。看看在春雨的滋润下，无边的春季怎样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，然后如何尽力地漫延至远方。

透过“随风潜入夜”的春雨，你一定要抽空去面对那一轮被春雨清洗得更加纯净的明月。你一定要抽空安安静静地在那轮精致、莹洁的春月下坐一坐，看闪闪烁烁的月光，怎样从那扇精致的天窗里，静静宛转、神秘地流淌出来，漫过你的心头，然后与春雨一起漂洗可洗的一切。